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上 十一下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隷監生臣郎錦騏

六藝之一錄卷十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款識十

周異敦

異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異其

沍萬年無彊令終令命其子孫永寳用享于宗

室

右高六寸五分深四寸三分口徑七寸腹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一合重十有二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闕

盖銘三十九字按此器乃敦而銘文謂之彝者舉器之總名故不言敦彝必諸侯也故祭及四世盖以古之諸侯有五廟大夫有三廟而傳言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謂過祖則無及矣武伯龔伯以謚配字為言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則言其爵盖不沒其實也如周有天下至於不宻古公亦或不以爵稱又况於諸侯哉 博古圖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

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為竒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畫為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㞒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為上尊卣為中罍為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耳考於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雞鳥斝黄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為雲

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為古文靁字故以雞彞盛明水以鳥彞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為奠不歆朝踐尸歆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為奠則尸歆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歆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因饋（音印）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賔長即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彞尊同

名盖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説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説或可信龔伯尊彜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益（當作益）公原父以為非謚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隷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謚）為益自當以古文定也㬎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㬎與顧同古文作䰊自當從篆（廣川）

周毛父敦

惟六月既生魄戊

戌旦王格于太室

師毛父即位井

伯右内史冊命

錫赤芾對揚王

休用作寶敦其
萬年子孫其永
寶用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三分容四升九合重四斤九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四十七字曰太室大室廟中之室言大以别其次者如魯有世室是也戠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曰格大室葢周之時受四方諸侯之朝必于其廟示不敢專

耳詩言嗣王朝于廟者是也是廟皆謂室也曰毛父則史稱武王克商毛叔奉明水盖史稱叔者字也春秋書毛伯者爵也邢敦亦云毛伯内門立中庭佑則毛父其人歟以古者始字之曰伯仲及其德卲則又言父焉若夫言内史冊命者以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耳博古圖

右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師　父即位井伯右内史冊命錫赤芾對揚王休用

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古器銘文難盡通故時有斷續不可次第處今此銘四十餘字所不識者一字而已（師下一字不可識）因并載其語按左氏春秋傳有井伯然古人姓名或有同者未可知也（金石録）

周郱敦（集古録金石録廣川書跋俱作毛伯敦）

[illegible]
[illegible]
子二孫二永寶用享

釋文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令余佳亂商乃命賜汝赤芾同冕齊黃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

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𩰫壽萬年無
彊子子孫孫永寳用享註云薛尚功釋云惟
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宫丁亥王格于宣
榭毛伯内門立中庭佑祝鄭王呼内史冊命
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令
余唯𤅊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黄鑾旂用
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
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手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余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

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集古録

右毛伯敦銘凡四其一惟蓋存藏劉原父家其一底蓋具藏京兆孫氏其一不知所從得銘文皆同原父釋祝下一字為鄭遂以為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器曰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文武時器也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而呂氏攷古圖釋為邦皆莫可攷金石録

龏伯宗器其子邦所作也邦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黄裳鑾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内門立中庭右祝邦王呼内史冊命邦王曰邦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令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為毛叔鄭歐陽永叔書以為据楊南仲吕大臨以鄭為邦說文弁作畀因以為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舊其文異甚不知何

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鄩等字呂忱謂郰為周大夫名鄩為畿内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求之而地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郰為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絶滅食采畿内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説者文王子封為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

采畿内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扵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册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絶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内之伯得以為寵者知為王之加賜者也廣川書跋

周邿敦二

[illegible]

周卲宮丁亥王各于宣
射毛白內門立中廷右
祝鄭王乎內史冊令鄭
王曰鄭昔先王既令女
乍邑䜌五邑祝今余隹
緟𦎫乃令易女赤巿冋
[illegible][illegible]黃䜌旂用事鄭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命鄭用乍朕皇考龏
白尊𣪘鄭其眉壽萬
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周邢敦三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
周卲宮丁亥王各于宣
射毛白內門立中廷右
祝鄭王乎內史冊命鄭

王曰卿昔先王既命女
乍邑𤔲五邑祝今余隹
緟𦎫乃命易女赤巿
[illegible][illegible]黃䜌旂用事卿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命卿用乍朕皇考𣪕
白[illegible]𣪕卿其眉壽萬
年無疆子子孫孫寶用享

二器音釋同前

周伯庶父敦

惟二月戊寅
伯庶父作
王姑周姜尊
敦其永寶用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此器嘉祐中劉原父得于扶風曰伯庶父作周姜寶敦伯庶不知為何人攷古云王姑周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王母也作器者伯庶父也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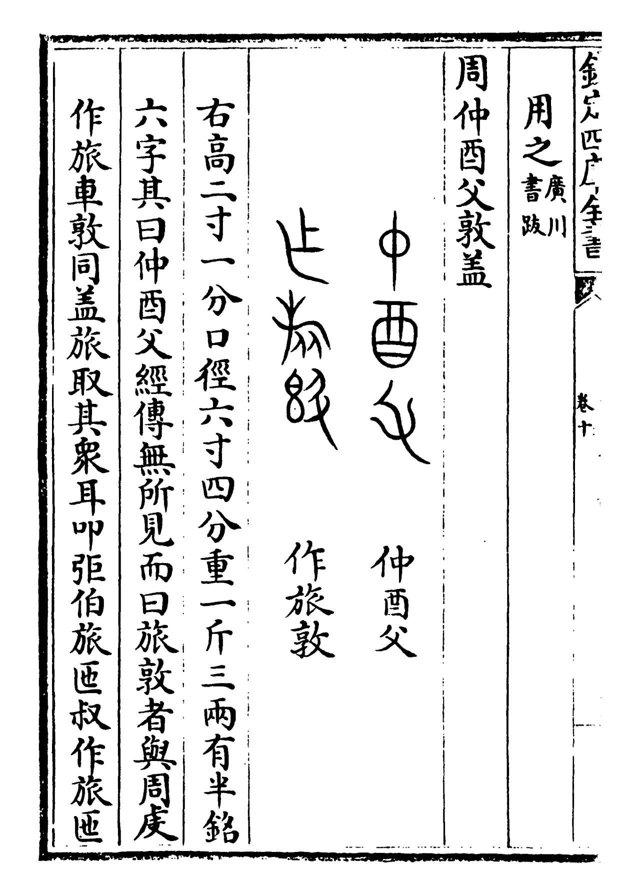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為丹又以為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為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

校也如伯㢈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攷至寧為丁丁為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㸃畫間耶庶父知為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為有葢飾者豈㢈臣得用哉如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為大國世與姬為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為太姜少姜在謚則為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為齊姜晉姜衛姜葢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

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為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為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為齊之子也或疑為王之姑者則以周為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為姬氏或當以異姓為姑姊媦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掩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

用之　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敦盖



仲酉父

作旅敦

右高二寸一分口徑六寸四分重一斤三兩有半銘六字其曰仲酉父經傳無所見而曰旅敦者與周虔作旅車敦同盖旅取其衆耳叩弡伯旅匜叔作旅匜

審其皆非一器耳博古圖

周史張父敦盖

史張父作

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右高二寸三分圍徑六寸二分重一斤十四兩銘一

十二字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曰史著其官也曰張稱其氏也而父又見其尊焉純素無文形若疊環而爲之製作純古土花青紫相間粲然瑩目惜乎不得其全者 博古圖

周孟姜敦

叔孫父作孟姜尊敦綰綽

[篆文] 叔孫父作孟
[篆文] 姜尊敦綰綽

眉壽永命彌久

生萬年無彊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八合重十有二斤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二十八字曰叔孫者蓋叔孫氏出於桓公之後曰父者尊之也曰作孟姜尊敦姜齊姓也齊魯婚姻

之國孟則長矣以别於仲季之稱與詩所謂孟姜同

意 博古圖

周達敦

達作寶敦

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敦銘得于王炎公明家藏墨本其器舊藏永興軍駐泊都監曹侁家治平改元二月十六日河南趙君章晦叔曽為釋其字云集作寶敦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上一字不可讀後于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胡簽判安國于吴興倅廳與燕文叔子彦同觀鍾鼎款識

周叔旦敦

叔旦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

右銘一十五字得於蘭亭法帖中形制未傳不可得而考矣鐘鼎欵識

周屈生敦

屈生鉿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君年用享如在

屈其姓也韐其名也曰生如龍鼎稱龍生之類後言用享如在乃宗廟之器有祭神如神在之義 鍾鼎款識

周叔⿰犭留敦

叔⿰犭留生作尹
姞尊敦其萬
年無彊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孝

叔猶生者叔則伯仲之序也猶則其名耳曰生則如龍生屈生之類 鐘鼎款識

周肈父敦

肈父作姬甗

賸敦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

肇父作姬甗賸敦按肇從聿而此從子既曰姬甗又曰賸敦形制未傳故不可考也鍾鼎款識

周虢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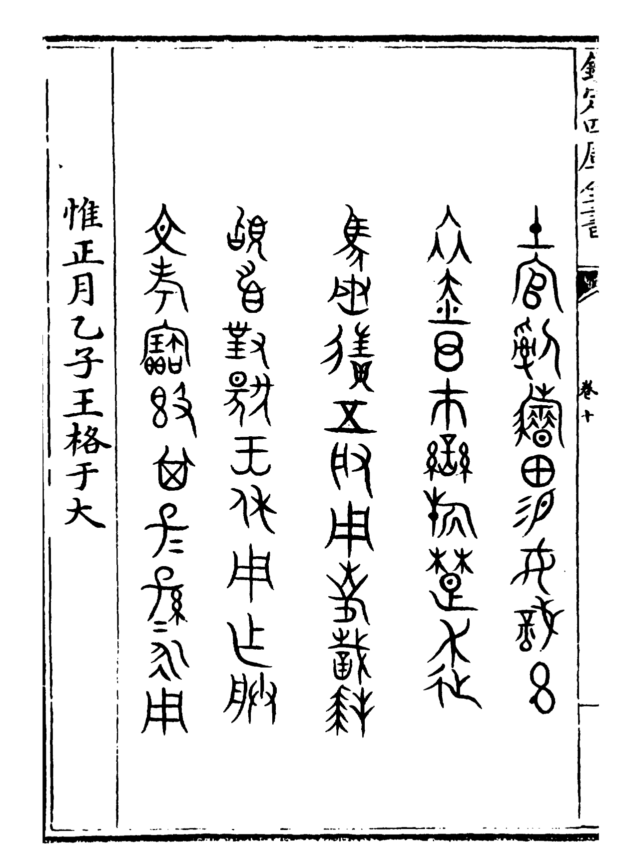
虢姜乍寶尊敦用
禪追孝于皇考惠
中旂匃康𩛥屯右
通彔永令虢姜其

虢姜作寶尊敦用
禪追孝于皇考惠
仲祈匄康嗣純佑
通禄永命虢姜其
萬年眉壽受福無

彊子孫永寶用享

銘曰用禪追孝於皇考惠仲者宗廟祭享之器也祈匄康嗣純佑通禄永命文全與徵鑠鼎相類殆一時器邪 鍾鼎款識

周戴敦



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大

室穆公入佑𢦏立中廷
北鄉王曰𢦏命汝作司
土官司籍田錫汝𢦏玄
衣赤環芾鑾旂楚徒
馬服　五服用事𢦏拜
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其子二孫二永用
其銘與卿敦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彞亦曰丁

子日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不可考 考古圖

周龍敦

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在雝位日王格
廟即立宰忽入佑龍立中廷王
呼史大冊命龍王若曰龍昔先
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今余惟疃
京乃命〻汝泊曰繼足對格從司王

家外內毋敢有不敬司百工　人
姜氏命乃有衆有即命乃非先告𠰍
毋敢侯有入告汝汝弗善效姜氏
人勿事敢有侯正從獄錫汝玄
衮衣赤舄敬夙夕勿廢朕命𠰍
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不
顯魯休用作寶尊敦𠰍
其萬年眉壽子〻孫〻永寶用

龍乃其名也鄭有大夫公子龍周鼎亦有龍生鼎公子龍者嘗為大夫此謂册命龍作宰司王家而錫之以玄衮衣赤舄想非所謂公子龍也鍾鼎款識

周牧敦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
寅王才周才師汙父宮各大
室即立公族𫊣入右牧立中
廷王乎內史吳冊令牧王若

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乍司士
今余唯或䆁改令女辟百寮
有冋吏包迺多亂不用先
王乍井亦多虐庶民厥訊庶
右粦不井不中迺侯之籍
以今䛏司匐厥辠厥召故王曰

牧女毋敢　先王乍明井
用雩乃訊庶右粦毋敢不明不
中不井乃申政事毋敢不尹丌不
中不井今余隹𤕌就乃命易
女秬鬯一卣金車賁較畫輴
朱虢𩏂靳虎冟熏裏旂余

惟王　年十有三月既生魄甲

寅王在周在師保父宫格太

室即文公令　入佑牧立中
廷王呼内史吳册命牧王若
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王
令余唯域盧改命汝辟百寮
有同事　廼多辭又用先
王作刑亦多虐無民及傒庻
右　不刑不中廼侯之明
以今嚮司偪乃臯召故王曰

牧汝丹敢 先王作明刑

用雩乃傒右 毋敢不明不

中不刑乃申政事毋敢不尹其不

中不刑令余惟噇京乃命錫

汝秬鬯一卣金車淼車畫軒

朱虢卣 虎冕練裏 祈余

三所服 小子敬夙夕勿

廢朕命牧拜稽首敢對揚王

不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

伯寶尊敦牧其萬年壽考

子子孫孫永寶用

其銘與郱敦戠敦相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冕練

裏之類與寅簋相似（攷古圖）

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朱儒釋毳冕之章宗彝為首

耳（鐘鼎款識）

周師𩛥敦（銘篆闕釋文亦闕前六行）

王若曰　師㝖邦妥立余小子載乃

事惟王身縞令余惟噇京乃命〻女

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宏潢孼敬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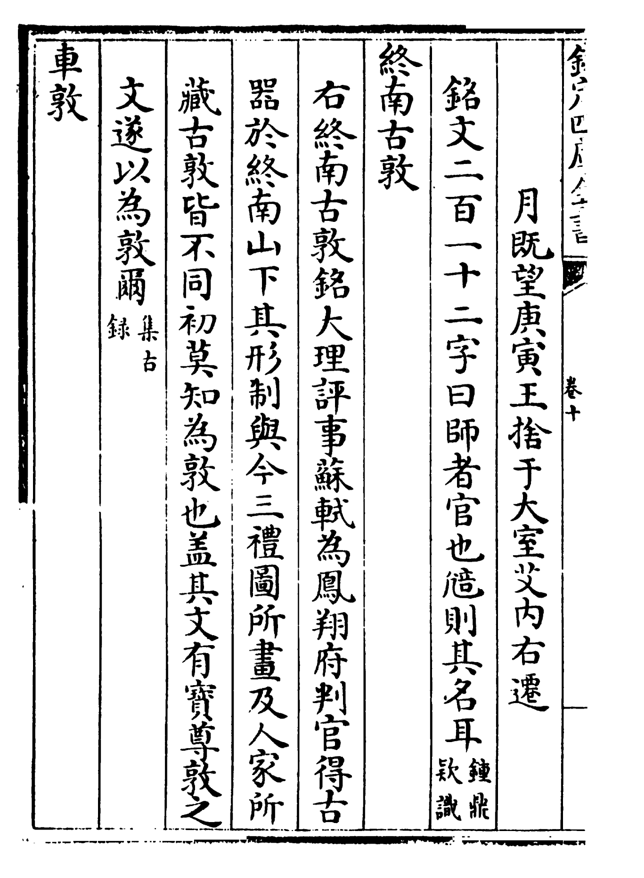
心率以友乃于　王身谷汝弗以乃

辟　于艱錫汝秬鬯一卣圭一㒰節邑

三百人㝖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

朕剌祖乙伯咸益姬寶敦㝖其萬斯

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作世寶寶惟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𢓊内右遷

銘文二百一十二字曰師者官也𢓊則其名耳 鍾鼎款識

終南古敦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盖其文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 集古録

車敦

右敦銘其文云作旅車敦莫詳其義金石錄

周張生敦

張者恐其姓也如曰張仲作簠簋張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﨣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紹興古器評

周季姬敦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

季姬而文毋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也 紹興古器評

周寶敦

銘三字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

周父乙敦

銘六字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欵識有十干者皆

歸之商周名公尊而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彜而謂之商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作耶紹興古器評

周仲申敦蓋

二銘皆十三字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彜器如甗曰旅甗匜曰旅匜簋曰旅簋彜曰旅彜義率如此但二器惟惜

予不見其全耳 紹興古器評

周冊敦盖

銘九字彝器銘載凢曰寳鼎寳尊寳彝寳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誓者皆自寳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為觀美而巳哉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冊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祖考作祭器宣榭者盖宣王之廟也 紹興古器評

秦公敦

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夫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篇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

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簠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

廣川書跋

多父敦

祁縣戴楓仲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麋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池北偶談

六藝之一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上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款識十一上

周簋

周太師望簋 考古圖作小子師服簋

蓋

太師小子師

望作将鼎彜

器

太師小子師
望作將鼎彝

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共重八斤十有四兩兩耳四足銘共一十八字曰太師小子師望作鼎彝按齊世譜太公出於姜姓而呂其氏也故曰呂尚西伯獵于渭陽得尚與語說之曰

自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銘曰太師者語其官也曰望者語其號也曰小子則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義也今簠也而謂之鬻彝葢鬻訓煑熟食簠盛黍稷惟熟然後可食耳博古圖

小子師簠銘九字按銘曰鼎彝而其制簠也大師小子師或官號服其名也服字書所不載未知其音考古圖

周京叔簋

京叔作饗
簋其萬
壽永寶用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口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四足銘十一字按春秋隱公元年經

書鄭伯克叚于鄏左傳言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叚姜氏愛叔叚請京邑使居之因謂之京城太叔者疑出於是也諸簋銘款有言旅簋有言寶簋而此曰饗者因饗禮以錫其器若彤弓言一朝饗之者也博古圖

周寅簋

迺止[illegible]宮畏復[illegible]後又[illegible]
飲迺止命一入勿王曰[illegible]鼓
明了少用得我一入器攸了
[illegible]大寶彡吏[illegible]武從衛受
變亂非[illegible]又非正命迺戒庚
鄉入影晚輈不降[illegible]于[illegible]

文[illegible]故[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寶

用

有進退粤邦人正人師民

人有辠有故迺馭朋即汝

迺繇宕咸復虐徒故君故

師迺作余一人服王曰寅敬

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及

及大辟勿事虣雹從獄受

雜⿸虘攴行道故非正命廼敢矢

㣉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廷

唯死錫汝秬鬯一卣及斧芾

赤舄駒輦華軒朱猇卣劃

虎冕練裡畫　畫輦爵金

銿馬三所鋚勤敬夙夕勿廢

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

丕顯　休用作寶簋叔邦

父叔姞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銘一百五十七字考古圖寅者不見於經傳即其銘文所載其殆有功於王室故有赤舃駒輦華軒朱虢虎冕練裏之錫其銘文典雅字畫奇古尤非他器之比博古錄

周叔高父簋內旅字集古錄作敹

叔高父作旅

器

簋其萬年子〻

孫孫永寶用

蓋

音釋同前

銘言叔高父如伯碩父叔邦父之類是也鍾鼎款識

右䰞簋銘曰叔高父作䰞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父曰簋容四升其

形外方内圓而小橢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内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也君謨以為禮家傳其説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集古録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簋余按古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為中

為衆與今文無異盖人三衆也簠形圜而椭如龜原
父因嘆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
簠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
有内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盖正作龜形容量不及
今六升繞三合余考之知為簠也傳曰豆實三而觳
豆為四升則簠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
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為一周隋則三而為一
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

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據以為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為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為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廣川書跋

周師寧父簋考古圖作師奕父簋

師寧父

蓋

作旅簋

器

同前

右銘曰師寧父作旅簋師言其官如師禮師毀師毛之類是也鍾鼎款識

師奕父旅簋底蓋有銘銘皆六字考古圖

伯考父簋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

所得甚異不知其為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為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彦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為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旊人為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旊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

簋簠大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楕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為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廣川書跋

鬵簠

先秦古器有鬵簠楊氏古器圖有鬵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鬵也不知簠存黍稷且又可烹飪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

不知諸公皆以為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享非一器也 廣川書跋

宋公寶簋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據者鮮或不

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為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簠簋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据則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簠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 廣川書䟦

周豆

周疑生豆

單疑生作養豆用享

右高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二斤一兩銘八字單疑生考之經傳無見唯周有單穆公號爲盛族然所謂疑生者蓋指其名若左氏言寤生書言宜生皆指其名也此器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宜非所設然純旁尚餘四拱意其必有承盤是必亡之矣博古圖

周姬寏豆攷古圖廣川書跋俱作齊豆

姬寧母作太公郭公公魯
仲覽伯孝公靜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姬寧母作太公郭公公魯
仲覽伯孝公靜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攷古云蔡傅士肇藏銘二十九字（鍾鼎款識）

考器之形知為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
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葢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
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
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
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
耶當周之時泰有太公其後世為孝公田氏亦有太
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為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

虢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廣川書跋

熙寧中得於扶風銘三十字考古圖

周鋪

周劉公鋪考古圖作杜嬬鋪鍾鼎款識作劉公簠

劉公作杜嬬

尊鋪永寶用

右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銘十字按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曰劉公未審其誰也然言公而不言謚以其劉公自作此器追享杜嬬宜乎不言其謚也劉字當從卯金刀而說文止有鎦字從卯金田此以又易田乃近刀意而許慎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𠀆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此去其聲單取生金意其省文如此曰杜嬬者無見於書傳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

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攷禮圖有所謂豐者亦與豆不異鄭玄謂豐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似豐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盖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博古圖

杜嬬鋪得於京師銘十字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鐙文從金即金豆也此器從金從甫其形器似豆而卑以為簠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名鋪古

無是器皆不可考考古圖

簠之字小篆作⿷匚古籀文作⿱⿷匚夫皿小篆⿱竹甫而籀文⿱竹金今鋪字從金從甫則為簠無疑也鍾鼎欵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下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一下

甗錠總說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

盖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

傳惟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三鬴厚半寸脣寸而不

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

從鬲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蓋指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鉹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惟有常而不作奇功此所以為軌物歟其後復有銘錠者所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

則置以蒸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齊盖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錠與夫素錠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

商甗

商父己甗一

見父己

商父己甗二

亞無儔作

父乙彝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深自口至隔六寸有半自隔至底三寸口徑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五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一升自隔至底三升九合重一十四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三字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三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三合重十有一斤三足銘

七字

右按三代之間惟商人號為尊神先鬼而後禮率民以事神陳之祭祀者曲致其盡故於此特以見為銘蓋以祭神如神在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故也非事亡如事存者曷以至此後一器曰亞者廟室之形曰無傳者疑作器者之名也博古圖

父巳甗銘三字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子銘其父之器也而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

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爲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名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紹興古器評

商父乙甗

子父乙

虎

右高一尺一寸九分深自口至隔五寸九分自隔至

底四寸一分口徑八寸八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
二分容自口至隔八升自隔至底三升五合重十有
一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子虎父乙子商器類銘之
盖子商姓也乙商君之號曰虎則取似其形而所藏
器有五虎父丁鼎亦作此虎形盖饗禮形鹽亦虎也
以人道事神故宜有此而司尊彝用虎以為追享之
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此是器純緣之外三面作雷
紋饕餮而隔腹皆不加文飾為商物也博古圖

商祖已甗

作祖已

尊彝癸

右高一尺一寸四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二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七升自隔至底二升五合重九斤有半三足銘六字或以商高宗朝有臣嘗作高宗彤

日以訓王曰祖己則祖己者疑商之臣乎然按彝器間類多以祖乙祖丁祖戊祖辛為銘則凡稱祖者孫之所作也乙丁戊辛云者乃其號耳用是考之祖己者其惟商之雍己歟言癸者商有天癸癸為己作祭器也此甗而謂之尊彝非周官所謂六尊六彝之謂盖商制未分凡可尊可法者則曰尊彝博古圖

銘曰作祖己尊彝癸此癸字亦作一草三包與商癸鼎之字同鍾鼎款識

商鬲甗 鍾鼎欵識作丙甗

象鬲形

丙 鍾鼎欵識

商鬲甗二

象鬲形

前一器高一尺一寸八分深自口至隔五寸九分自隔至底四寸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二分口徑九寸一分容自口至隔八升三合自隔至底三升二合重

十有一斤七兩三足銘一字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六寸自隔至底三寸三分口徑九寸三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四兩兩耳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銘各一字皆象鬲之形盖甗之為器上體作甑下體作鬲王安石嘗釋其義以謂鬲獻其氣甗能受焉取鬲以為銘可謂得之矣博古圖

前一器銘曰丙如鼎之銘辛銘癸之類後一器銘一

字作象形鬲字鐘鼎款識

商庚甗

庚玄

銘六字曰庚午為應姊彝攷古圖

按攷古録曰此器藏開封劉氏銘文極古唯辨庚玄二字鐘鼎款識

周甗

周伯温父甗

伯温父
作旅甗

古甗皆有蓋有秝（秝讀若歷）其下可爨上可羃以為烝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甗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廪人溉甑甗司空濯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彥音今人作

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臭父作旅甗知古之為甗以備薪蒸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㬎作温令校讎書温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㢋謂進也王存乂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為瀘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甗

仲酉父

仲酉父

肇作甗

周有敦蓋亦曰仲酉父作旅敦皆一時物也肇作甗者言始作此器耳（鍾鼎款識）

周仲信父方甗

唯六月初吉

仲信父作旅

甗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攷古録云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時令黄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史字楊南仲謂不必讀為史當作中音仲耳鐘鼎款識

右甗銘案真宗皇帝實録云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

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中正引說文

甗甑也又引妻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

賜子産二方鼎云此其類也今嘗見今世人家所藏

古甗形製皆圜而此器其形正方故中正等疑為方

鼎之類然方鼎與甗自是兩器名今遂以為一物非

也楊南仲曰史當讀為中音仲也金石錄

李氏甗無秝歷銘曰方鬳或疑其制余為考之古者

謂鼎上下大小若鬵曰鬳亦鬵器類甗古文作鬳今

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為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為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廣川書跋

古器銘六佘甞見其二曰甗也實餗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

於秘閣集古録

周方寶甗

享

子子孫孫永用

自作寶甗其

惟十有三月用吉金

此銘與前二圓鼎同出於安陸之孝感銘識悉同惟

十有三月合作一字甗字尤極奇古左右上下不拘偏倚位置

周父乙甗

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蓺

位在廟史見至以王命曰

余命汝史小大邦乃有舍

汝邦量至刊汝唐小多

中召自方長　邲

以師百寮故　故人在

漢中州曰原曰　故人君

曰夫乃　言由　貝

日對揚王　休　名父對

余　承用作父乙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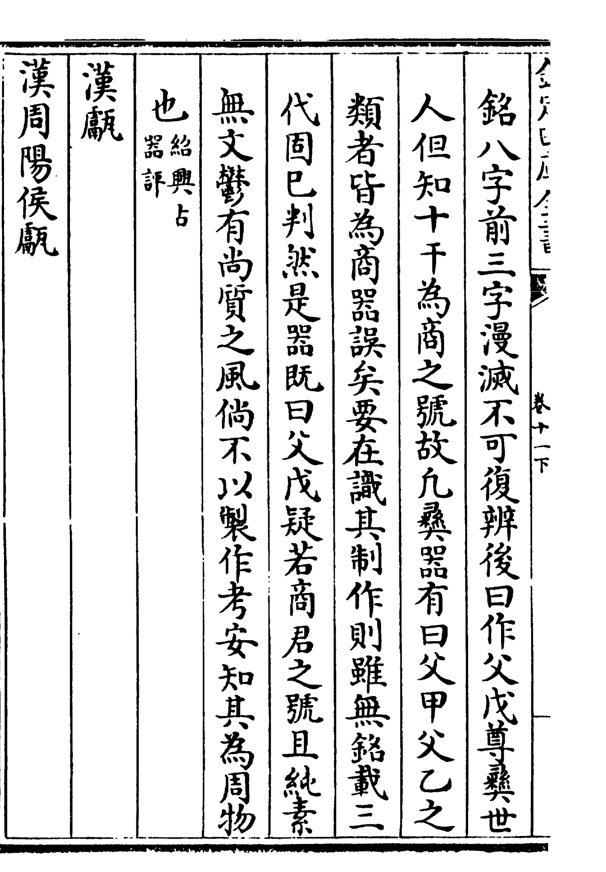
形制精巧款識奇古曰父乙者盖商末周初之器爾

鍾鼎款識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黯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紹興古器評

周父戊甗



銘八字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在識其制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鬱有尚質之風倘不以製作考安知其為周物也

紹興占器評

漢甗

漢周陽侯甗

周陽侯家銅三習鑪甗鍑一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周陽侯家銅三習鑪甗鍑一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攷古云銘三十有三字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言三習鑪者習重也

鍾鼎款識

漢錠

漢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兩辟并重廿二斤四兩

王氏銅虹燭錠

兩辟并重廿二斤四兩

第一

第一

右高五寸五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三寸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一十八字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此器顯其斤重又字畫與漢五鳳鐙款識相類寔漢物也說文以錠為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

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蓋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為誰也曰第一則知為虹燭者數不特此耳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上
十三二下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隸監生臣郎錦騊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上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二工

盉總説

有生之氣體必資飲食以為之養故昔人以酸養骨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辛養筋以苦養氣然五味所以養生亦所以害生者凡以不得其平而已於是或有餘或不足則必有以殘其氣體者此味所以貴乎

和也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說文以謂從皿從禾為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盖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烹資此以薦其味也鬻以嘗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為盅夃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盒臼水以滌則為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即

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圜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為貴者矣

商盉

商阜父丁盉

蓋 [illegible] 阜父丁

器 [illegible] 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一兩三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六字　右按商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凡六丁而此丁者未審為何丁也而

作阜字蓋卣所以盛秬鬯至和之所寓也盉以調味而著以至和之器固其類矣若乃言阜則如詩所謂如山如阜以取高大揚雄亦曰視天民之阜者取其富庶之意蓋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享此備味者非富盛之時可乎此所以取阜為銘也博古圖

商執戈父癸盉

子執戈父癸

右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四斤二兩闕蓋有流有鋬銘三字曰孫父癸而孫作執戈狀按商之君有曰報癸此言癸者恐其是歟既言父癸則自銘者乃子職之事今又言孫者是孫可以為王父尸而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明矣作執戈形者商之鼎彝往往有之可以類求也是器兩面作饕餮周以連珠流有銘是器三面作饕餮間雷紋惜不得見其完器爾博古圖

上一字作人形左執戈者子也盖子為父癸作此器

鐘鼎款識

周盉

周單從盉

盖

單從

器

單從

盖
單作從彝
同

器
單從彝
同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三斤十有二兩四足有流有鋬

盖與器銘共九字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頃靖獻穆公之類所謂冏者豈斯人之族耶然單氏之器得之有數種有舟有鼎有彝與此之盉其形雖不同而其銘則皆曰從彝也盖彝以言其有常從以言其有繼是器特於盉為一類耳（博古圖）

周嘉仲盉

嘉仲諸友用其吉金自作

右高七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八升三合共重七斤有半三足闕蓋有流闕銴銘一十九字腹匾而圓嘉仲索諸經傳無見考其款識已非夏商但製作有類乎周其曰諸友則知非獨擅乃與朋友共之之器也且五常之道言君臣之尊尊父子之親親而朋友亦列於其間則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彝器者法度之所在其於尊君事親之義未嘗不載則於朋友之義宜有以及之兹器是也

周伯王敦盉

伯王敦作寶盉其萬年子孫孫其永寶用

銘十有四字按盉不見於經說文曰盉調味也蓋整

和五味以共調也考古圖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盉為調五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葢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鐫而以鐫為鬵鬵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强亦以盉為大鑊又曰鑊大𩰫也劉臻吕忱以鐫為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羮定雍人陳鼎五

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盍為

鑊則失其制久矣法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

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

鼎於盍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為竈盍即煑薦體之品

也升食者自盍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

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

之後體正脡横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

體各異盍盍别一鼎盍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盍

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辨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廣川書跋

周鳧盉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為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

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紹興古器評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上